山集卷之二十七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序

韓汝慶集序一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之歿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

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
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敘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
不常逮逮矣復敘天道柰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予
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
窒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
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
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
於內滂沛洋溢欝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
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
剽敘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
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
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二
月七日丙戌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闢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
奮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
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
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
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本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
其義思其人使人慨然思奮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奇則閎偉散脂韋浮沉則剛毅亡即讒履僞則強奮熄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下者此數者苟既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榘德光同舉而有會且將錄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更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脩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脩業之意而顧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

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哉關中之前脩學者之已事予故丁寧於諸君所冀

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脩其同爲吾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敦致古昔逖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於往訓摹倣標敘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脩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難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

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脩撰歸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脩可以上薄屈宋賈董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見亦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

異脩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以優矣後能引而上之不沉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秋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録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嘉靖三年二月甲子序

浙東靈藥記序

予惟造化之變易其微妙不可易而言也緇黃之流從事於此何可勝道然實不足以副名虛恢之意多而馳騖之習遠以肯誘肯鮮弗瞽矣予自戊辰歸田士大夫間有過者率稱金鼓石鼓之術炫燿過情綜核弗應舉世效之無一成者豈爲方之本謬哉相像猜疑加以脫夫利口烏得不難向嘗玩土宿之論究寶藏之言乃知草木金石一切相須猶醫之君臣佐使相疾爲劑理之自然智不能加愚不能少信乎魏伯陽以類輔自然非漫說也暇日即諸家所收刪其詭僻約以恒見者爲一編名曰浙東靈藥記用存家

笥聊備省觀遷變求之宛如在目夫事雖渺昧道實簡便格物之餘或廣別識固非徒然妄求非分可擬耳若夫金穀石鼓別有妙旨難以例言也壬午十月十三日太白山人序

贈漁石子序

漁石子以名御史推擇爲陝西提學副使由壬午至今六年矣關中名士凡有與被漁石之教者莫不漸德感化鈍者奮而利者懼於是彬彬然視往益懋予觀其盛友其人未嘗不附髀而歎以爲漁石子善教乎吾關中也盖若是哉是歲二月甲寅

上以山西獄訟之事不可無譽望之臣以專之乃特簡命吾漁石子焉西州之士張某秦藩曹士奇二十餘人過予出是冊請題其籤予讀其詩感其意因語之曰之子之於漁石其眷戀懇至奚啻赤子之於母也辭婉而思長意真而感邃盖非所謂聲音笑貌於先生長者矣予將序述之子之意於首以告諸觀德之君子或亦有所采焉曩者漁石子之來關中也予謂其必能振作興起以益吾西土之士天下之爲是官者非不欲士之皆善也然而意有所弗逮懷有所弗長則行矣而忽躓往矣而復沮故雖終日勞勞所

事而動之不化教之弗馴不屑之人猶重假借以自文於妻子閭里之間士安於習見狃於素聞雖殊被奬與勉進焉者亦玩而罔信顧而自疑是士艱善道俗之厚風君子於是蓋竊有憂心焉先王於禮必皆有等級者所以示軌則明分限使智不得踰而愚不得殺也至於賢否之際乃混混焉以施區區乖錯指摘參謬是無怪乎賢者自疑而否者藉口此懷之不長意之弗逮之咎也漁石子涵育啓迪之意不渉乎古昔而舉措獨反於此是以關中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究其業而安其心懲其愆而迷其志凡以

漁石子能以服其心遜其志焉耳矣人情紛紛日異若握沙迫影孰能迫之不違摩之畢聚如之子之於漁石子哉嘗有約於漁石子曰他日去此予必送之乃今以兒女子之事不得送覩之予之意加耿耿焉後之君子其欲考漁石子之在關中者尚亦示失之子之所陳者可也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再詣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覩其人聽其言有乎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著於文谷子者他人莫

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口耳之細能命一辭謄一說即小視萬物皆莫已若是盖未嘗反而求之於心故馳騖如彼耳然于辭說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盖好古之過也於乎斯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貿貿焉終日以爲道在是矣不亦遠乎予今歲凡四會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故士于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貢不合於條例左遷治郡今

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翊贊弘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不亟登於

朝哉予於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僉事南溟子以予為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言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覩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覘其所為詩矣嗟夫舜夫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盖作者之雋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亡亦賴於此兒輩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又欲之故鄮炎李賀百世興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盖天不愛寶而惜才神不比淫而忌雋載集所覽畧可徵矣

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鄮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逖乎弗驂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卷首予不贅也

雍録序

雍録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關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関中記與三輔皇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載記者之難信也往歲予友大復何予仲默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逮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委托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埠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関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過郃因以雍録屬予為序於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関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用心焉可也

長安志序

関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

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踳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據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別録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畢議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曼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之疑誣矣知西安府南埠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故復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十月庚寅序

渼陂先生集序

渼陂先生者鄠杜王子敬夫也我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澆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鄠杜王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王

映光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劃不怵於異同有灼見焉於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嗣順天通判瀛內艱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詣予請序將藏之家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惟臣於臨潼曰漢陂先生之集獻遊門墻之日久矣願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觀漢陂先生之集其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寫景道情其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臂矣夫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群而取亢皆是也予觀孟堅之于子長竊臨心焉故歷述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將有感于吾言也夫罪於予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辰三月丁亥序

王氏家譜序

渼陂子嘗與余言明宗昭系莫要於譜君為張氏譜甚善余欲為之顧以憂患相尋未暇也是歲秋莫以書來余日請幸成矣君盍序之以示余之後人夫大家世族五世之後不能識其先人者皆是也況闒闒之子乎渼陂子有憂之焉此王氏家譜之所由作也上推所自下及其所生以昭其系也摭拾遺行不為溢美所以昭其德也體貌具述窀穸有地所以敦其思也援昔據今開諭懇切所以昭其訓也王氏子孫讀是譜者其亦知所勉乎關中言名族者咸寧之楊一原之王隴之閻華之東鄜之王指不三四屈也非先人之德基宥延施開啓厥後能至是乎夫盛者衰之漸也窮者通之本也能以盛為懼而一事一為必率循祖德而迓承休美則鄜之王又將轉而為臨沂之王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此亦渼陂子之意與其所欲言者豈惟王氏之子孫所當勉之凡為人之子孫者皆宜有所勉焉可也嘉靖壬辰冬十月辛卯序

送別少司徒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

是年夏虜寇榆塞鎮巡以狀上聞闕庭

聖天子赫震天威
命將出師謂可以伸縮接濟兵不匱食者莫如户部
左侍郎於是以張公來公來三月儲糧山積士有戰
志虜震慴喙息畏而遁盖先是鎮巡諸公虜至有備
問有草竊率痛治之大衂而返今雖竊伏河套祇惴
然自保苟延避征不敢犯邊也已而有
命班師公將北還巡撫延綏都御史于公具書走使
請序鎮巡與方岳諸公所賦送別圖詩贈公之行予
昔在詞林公以名給事同備法從予接其論友其人
歆羨久矣乃果歷登顯頎任世安危如此於乎偉哉

推公茲來所經畧者延綏一方之餉爾事雖甚難以公之
才猶操大阿以剸羔節无弗迎鍔觧者歸則天下之
餉莫不仰之河南山陝自戊子至今頻經歲凶方旱而
水室廬傾覆禾稼漂沒流移之民蔽山盈谷捐棄老
稚哭聲徧野鉅村名聚蕭然空堵壓　九重之慮
竭司農之財匍匐拯救小得大遺幸未枕籍郊原而死
如甲辰爾又能供賦稅給邊邪此漁石公所以畧貴
重乘羸馬沿村履野問民疾苦也非公之所親見與所
當軫念者哉夫與世任安危者公之所志予之所知也
今日之行凡西北至計莫不備觀而具審也尚與言之

廟堂以求長治久安之道賑之何以為時預之所以為策則天下之人舉得以蒙其滂沛洋溢之恩而各邊之倉廩非所慮矣此百姓所以日夜矢心望之當途焉者其叙別之情詠嘆之美則鎮巡方岳諸公所賦之詩各以道之予弗敢贅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即位之二年兗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教能化民者　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兗州府趙君同為御史者咸以予為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為之說曰夫趙君馮翊之美材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行顯名于天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之氣蓄之于貧賤之素而加之于百姓之上者趙君豈不大也余何以能益趙君者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太守則繁劇駁襍欲事事皆親與切歷礱磨劘然後濟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盖御史之令皆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志不可以貞而廢時矣理不可以致而更慮矣廢時者莫能以自宜更慮者莫能以自固由是君子之致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兗州焉曰長者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德教則親民可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況乎兗也由是則君之為兗州可知

已矣今兗州之民濵之于海困之于饑饉疫之于科役君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美焉則由是使兗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強者孰謂非君也又況鄒魯之地夫子之里邪君吾知免已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過于使者以幣從於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時且幼且劣望之屏然不敢出息居數日心苦不自伸數月彌苦自此鬱鬱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狼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行而欲有以勉焉者也不知先生於此其亦以予言為是否乎是歲十二月門生康某序

沂東樂府後録序

曩予嘗著浙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所觸則亦莫能自已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録忽已倍前則又笑予疎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知其時之費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稱絶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輒能奏成洋洋遂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盛時溢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歸田三十二年益肆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涯乎衰憊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化上媲商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

東泉序

即墨故有東厓書院在城東一里許自藍氏之先所創今七世矣載在山東總志蓋司寇勞山公洎其子北泉侍御昆季咸藏修於此北泉與弟深甫皆擅才譽能文辭人或擬為藍氏三鳳深甫雖就選貢尚未大售所負而徵甫以鄉進士拜知江寧其宏才騁聲不直山東士大夫傳說而已予初筮仕與北泉交顧甚厚今北泉又二十有二載始與予弟德清同舉進

士為御史建明之澤未下於民以言家居休休遂遂稽古尋樂若將終身豈淺丈夫能彷彿也徵甫治園亭於書院之後植松栢數千株奇花異卉博物者莫能遍識又取東海之石羅列峯巒蒼翠滿前恍然身居蓬島之上也方念安得一泉以成茲美僮子掘地東隅得泉報焉清冽澄澈其出不窮徵甫因以東泉自號積厚履深坤靈錫瑞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東泉以書抵予欲予為序將附書院所録之後予以茲泉應期而出實藍氏子孫流芳不息之徵也東泉予幸以記而竢之當知予言之匪妄爾昔勞山公巡撫陝西風力德教幽明咸仰顧未嘗刑一不辜以要名釣譽民至今與鈞陽公同頌之近執事者信委官之譎誕質實之民不知何所犯而徒流之人縣動數十安能如公之在陝哉子孫之興宜矣宜矣

贈蘇體健序

蘇君以職方郎中陞陝西布政司參議比蒞官為總制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挈來同與平蜀謂其官職方有聲稱能悉省方役於是軍中小大事皆之蘇君與分君一一受之凡所為無不悉得彭公之意彭公曰吾軍得蘇君賊可破矣於是與君謀曰發兵攻

漢綿是時漢綿諸賊驕縱不可制君一切調度皆能先事備集已而兵與賊接賊潰散走晝夜常數百里追者旁午所至皆具備糧糗故追益力賊益劇困莫支平蜀之功雖彭公與諸將克捷神速要其本皆蘇君援餉不匱耳此雖以方漢之蕭寇何愧哉知漢中府楊君秉衡謂君之功在蜀德在漢漢民積兵數年凋敝極矣得君消息其所用使供者不苦而給者恒足其道甚難而其惠甚大雖使漢民世世懷之不忘亦可因君東行還省署於是屬予序以贈君道漢民感激懷荷之意予昔在京師聞司馬諸大夫言君抱負甚厚德器甚遠足以大受顧今不已然乎夫戰伐之事由上古所載得其名義與善數能策者皆可先有勛勩而理給財用使民不以為勞而士不以至困雖千萬人不可一二夫自蜀寇之起輸轉之民死者枕藉於道彼其時為之權宜處置者豈皆不善無術哉用其小技而失其大猷約束雖布而理之無合於人情不適於事機故雖少取亦困此所謂失其所張則往而俱敝者也楊君言彭公以賊遁窮難制患不得精騎追撲君才數日積置馬騾若干所施行吏皆唯諾毋後彼無所計度於中者能之乎此其道皆可備

誦說質實不誇後有徵平蜀之迹刊之史冊安知不以予言為是而采之耶

代癸酉鄉試錄序

正德八年當天下大比之期合八郡三邊之士通一千幾百人圖棘而三試之遵制額取六十又五人故事當刻其姓名與文以傳而某以執事僭序其首夫士之生世其英敏穎銳者物不能隔也況數試而累校之即皆空言未砥其行事其纖細委曲已彬彬然見矣主司因得舉而升之於時豈惟諸士子之私喜主司者又有以深喜之也然可以不知自慎哉士以言語文字進為時用者蓋未有不學孔氏說和義也其得位行事或與孔氏異者非習之不精談之未善所以用力者弗若也諸士子發作而夜思日就而月將其所以用力者固未肯弗若矣而吾猶以得位行事之復為懼者蓋誠以操守之為難矜持率循之未見也昔賈誼董仲舒公孫弘谷永楊雄皆以文學見用於漢其議論談說稱之於當時式之於後世是豈不美者所能也夷考其行事若永與雄於其言卒太戾矣夫言者心之聲學之著所以推述乎修己治人之道蓋若操氷而言寒執火而言熱也柰何使之

太戾如此此非有隱故贖理弊在尊口耳而賤躬行耳即日日述孔氏談仁義於修已治人何有我
國家造士養材之道士子生而由焉者幾百五十年其漸涵霑濡之所至雖三代之盛無以加也
聖聖相承及我
皇上一切以躬行是先則其觀法視效者蓋不獨言語文字而已固不為谷永楊雄之自戾然亦豈可以董賈公孫之流自止哉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今諸士幸有
明天子作而造之於上矣伊尹周公之業不於是亟而圖之豈非自棄乎夫由典冊之所載者觀之其訓誥之文亦皆其所言耳然伊尹周公豈徒為是言哉諸士子當惕然省此而知孔慎矣

呂母太孺人王氏壽詩序

吾友兵科左給事中呂道夫有母太孺人王氏壽六十又三監察御史孟君望之中書舍人何君仲默以書抵余曰道夫與吾輩皆交厚今親見太孺人盛德閑靜有古昔女士之風道夫以
國恩得推封太孺人華裾褕翟享荷寵光天於善人鍚類降靈每如此僕與縉紳大夫將為歌辭以壽願

吾子申序其義夫太孺人歸呂氏未甚久也乃呂氏即棄太孺人卒時道夫才九歲耳太孺人撫育教諭以至今日辛苦備嘗人不忍言也幸道夫克綏其心向道持志使先君子無所恨於地下以益明太孺人之德光此非誠孝惻怛不能易曰視履考祥則太孺人之謂矣夫言者事之紀實之遠非善言者莫昌也縉紳大夫之詩之賦蓋善言能昌者也則所以揚著太孺人福祉德教之厚可以信後及遠無疑也夫奚待於不肖之言哉然太孺人之德所以能光著士大夫縉紳之間者以道夫為之子也道夫非有所謂誠孝惻怛之意以勤其樹立則太孺人且匍匐忿恨恚中矣烏能悅太孺人之心由太孺人之心觀之必欲使道夫為君子令名盛譽及於遠大焉固不以區區一官秩一封錫爾今道夫君子之譽徧國中氣足以固其志學足以申其義不為苟且偷安之習倚縱張侈之態此於太孺人何不獲也夫壽考之道心有所樂而無怍然後氣得其滋養故壽焉凡所增益太孺人之壽者莫若先有以悅其心而悅心之道則吾道夫之責之事耳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道夫勉哉夫道夫學古信道予所素重且厚凡交遊之士莫強

焉故予以望於道夫如此然人子之道要於如此而後可者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滸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之賓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與涇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南山遊普緣普緣為故仙遊宮山迴合而水圍繞氣磅礴而景葱蒨宋東坡蘇子瞻氏盖奇其勝數往遊焉曩予與仲木屢訂茲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奥今十有三年始協茲遊北至彭麓携榼命輿矣而洛原白貞夫氏自晉陽來關中望華瞷河覩周秦漢唐之墟挹豐鎬岐雍之盛方自鄠杜訪渼陂王敬夫氏而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麓即躍馬過彭麓同二子循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懽悰畢陳降觀子瞻塔陰記及游景叔題名已而嘆曰茲無負於普緣矣事不前約而一旦卒同非數也耶明日既晡仲木東邁用之有事渭川精舍貞夫同予北行過訪滸西已而出平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盖不予棄也然予逃形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於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日

值予病與予弟德充耽黃山覽武川訪邵墟涉建子窮慶善之縣歌生民之雅其興翩翩然矣翊日予病小瘳方能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適至遂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滸西值雨大作弗果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雋又爾相值誠亦奇矣明日貞夫辭予行予觀貞夫悠悠然有逸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趨末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即上追屈宋中驂班馬藝而已矣況摹倣摽敘文實俱鮮此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鴻操也

國家以崇官好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滔滔萬言條理罔謬厥存逖矣夫揚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予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為詩者果言志否耶夷觀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往哉野人之言欲無負吾貞夫爾非方居而忽逃也貞夫曰此予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楊氏族譜序

邃庵先生命其子紹芳考族於滇既歸乃屬歐寧謝純撰次為譜用示久遠譜成先生命海叙諸其首將

刻梓以傳焉按譜楊氏本關西之裔其後有遷黔中者其子孫世居安寧不去遂為黔中望族代有聞人長者至

明興化州公以文學起家取科第占膴仕屹有令名慶遠流長篤生我先生為世大儒歷中外垂六十年文武之道將相之業光今絕古上培

國家億萬年之基下啓士大夫千百世之緒而紹芳又能廣心迪孝以開來裔可謂昭宣罔墜矣譜先世系次列傳又次

恩命末以士大夫所贈遺之言附之昭姓合族廣孝啓德咸以備矣海惟先王建旂樹親所以敦本別疏其道至嚴也及周之衰典冊逸佚諸侯內忌世本已壞故馬遷叙述三代以涓列國慎修世表繇此道也晉室既東夷夏錯處日姓亂冒無所分異唐宋以降抑又甚焉所可見者宰相世表特億萬之一耳我明以仁孝開國承平之久方思合族廣孝之道而天下之人泝源追始者彬然過半矣於乎豈非世教之大幸耶昔先生嘗以語海曰予修家乘餘録恐先化州公之德琬琰若磷則終天之恨矣然先生今日之事紀諸太常布之史冊所以光乎我宗萬世無極化

州公之德奚又有遺恨者於乎休哉是譜既出則由
化州公以上至於諱寬之祖以及其子孫天下之人
展視具得猶歐蘇之譜至於今猶存也或以歐蘇之
譜出於自作而是譜托之門人然其義例乃先生所
定者信斯言也是崇其辭而廢其志也烏足以覩是
譜之撰哉

奉壽孟母太夫人孫氏八十有四序

陝西布政司叅政信陽孟公望之奉母太夫人孫氏
養於官邸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適惟太夫人八十有
四之辰布政使孫公唐公叅政楊公羅公將修禮於
太夫人之庭先是介使問於滸西山人康海曰予聞
政與同穀者宗室之義事與同致者交與之情予自
宦遊關中與望之為寮忽已數載其刮劘之益交承
之契自以為古之人不是過也乃今躬覩其太夫人
享榮壽於省垣年若是其盛而稷如是其強詩之頌
魯侯必先以令妻壽母為言固已見當時列國之君
不能皆有於是焉耳然今之士大夫位致顯顯而慈
闈不逮者皆是也太夫人鶴髮童顏褕褘輝耀誠予
之所希覩也即不為望之之喜將亦不為士大夫喜
乎政焉與之修學焉與之迪所是焉與之敦以堅其

往所否焉與之改以聚其善是望之之所以交乎我者分洽誼深不徒如今之所謂適然而遊喙然而合也願夫子敘述吾意以壽於太夫人之庭是惟吾子所不吝也海三復其書已則於諸公先生之辭有深感焉曰嗟乎履不辱志以承訓也交不媿幽以廣孝也太夫人所以教乎望之者學慮其弗端操慮其不嚴仕慮其於天下國家有匹夫匹婦之不獲故望之既篤於其履大於其業而又推於其鄰正所以遵循懿訓申衍孝道故太夫人食於其養而樂於其心是以享安履順衰矣而強崇矣而養有由然也於是敬陳諸公先生之意於太夫人之前曰惟太夫人善順厥修膺和納慶篤生令子仕不媿學動不乖義承顏怡志孝道顯明賢過於堯佐之母而子不同是太夫人一宜壽諸子諸孫科第相紹文采相承慶滋於儀儼之門而際不同是太夫人二宜壽年齒穹邁氣骨剛勁舉措不違兒齒背三品之養不斁甘旨連筍之積不厭樸素享豐於毛義之奉而志不溢是太夫人三宜壽在鄉則姻婭仰其表儀在官則列曹頌其休盛望同於士行之翔而名復榮是太夫人又無往而不宜壽者敢再拜稽首上太夫人千歲願太夫人

逖年永視敦和增享以至於無窮焉於是孫唐兩公洗爵更進加以黃金錯采之履散雪疊殼之殽而諸公以序相繼洗爵交進或獻以瑲玉絲氷之塵或益以翡翠雜繡之褕又無筭爵而退太夫人顧望之而笑曰有是哉予今而後知無赧於先君之遺也勉之哉懋之哉則吾將更能見此諸公先生之嘉惠以至於無窮矣嘉靖六年歲在丁亥春二月廿一日戊辰

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無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為是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苦而加之治於是民熙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治行屹為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為是邑又何其易也武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為憂樂者也今百姓力不愆庸財不愍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識其成緒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來之傚非所以稽誦吉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省諸公所薦論勸勵於侯者書之於冊而實之以行

事頌之以歌詩既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既
三復其書乃嘅然增懷焉名實之相荷其應捷而效
長與桴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
之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斂輕比
也當塗君予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
顧寥寥無聞何也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不息以
為斯民之不幸遽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之
磽以定租較丁之強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
室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期無貽怒於我侯雖三

之民亦若此而已其應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租
庸者
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探求
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弊謂吾志已盡吾令已通此
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弊哉獲其
事而因之見其弊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況無所與
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輿皁民無
益也夫民情土俗天下之廣吾弗能知由吾關中之
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桀民恃蓄而撓法姦胥牟賄
而易令故富者益安而貧者益困其所由來非一朝

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准丁力之歉豐嚴門分之抑勒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趣侯書所計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讓而未遑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此彼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以歸之若夫決訟若流擿伏若照則侯之餘事固不能以徧載備陳焉今之為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使民自愜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去已咸有憂色以為及已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可謙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二日

戊午序

送楊克承序

恒齋楊君以進士為西安推官三年矣將考績於吏部知西安廣川趙君與同知東谷王君咸以書抵予曰楊君內通而外融履端而行直居西安三年事無小大皆迎刃而決隱顯悉當言不赧中操不渝志易險不驚率履罔越予與之遊得其所以相規益者不少矣今

天子勵精治理思得股肱亮直之士以左右民楊君茲行必將留侍闕庭以佐

天子曷能復來啓予使予日有資益願吾子之有以言予志於楊君以華其行也夫贈人以言所以著交道申久要而又重之以義政所以敦厚其所贈是則吾之所以布忠於楊君而返其所規益也今又得士大夫歌辭若干言是宜吾子不惜於言以達吾意也予自戊辰西歸今忽二十年矣凡以執事在西安者皆可得而言也其節推之英妙逈出者實未多見是惟有吾楊君而已矣廣川東谷之言信無阿私於所好道公而義直凡所以言楊君即吾所以聞之於衆焉者也

天不愛寶而恡才神不比淫而忘雋載集所覽畧可徵矣

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酈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逖乎弗驂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卷首予不贅也

雍録序

雍録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若夫周秦兩世自初興以至遷滅屢東屢西不常厥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關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關中記與三輔皇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載記者之難信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朝廷以科目待天下之豪俊天下之豪俊其夷居抑曷嘗不以伊尹周公之事自待然少至於顯顯已輒自負矣茲非楊君之罪人哉天下之事自丁卯以來蓋岌岌於累卵然外危而中安故民未有怨志其識者猶曰此蔽於佞倖耳士大夫秉憲操軌者猶夫弘治之舊何憚也迨及辛巳上以恭儉仁孝蒞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以堯舜之治望拯已於水火之中而士大夫者反以空言危論彼此相激苦餔餠啜醴日新月盛崇虛恢之節安苟且之見遂至君臣分聯愚佞藉口長此不已事將焉極

斯不負於已耶昔者管仲相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孔子誦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當是時豎刁易牙開方者未嘗一日與公離也管仲曾不以為害已而亟攻之凡以先其所大者而已矣士大夫不務其所大而力較其所小吾恐上負德意下負所學非義之安者也楊君不日陟臺諫與

上道理致治望以愚意自惟使上下相忘愚佞不乖此所惠於天下者莫大也予弟河與楊君同舉進士有通家之義而楊君又數以道義勉予獨以是言贈楊君況又重之以廣川東谷之請哉此野人至意悲憤於心而不能忘者楊君念之予茲有望於楊君矣